

居延安 著

莫问乡关

古往今来，散文之美，不仅在其立意，而且在其话语的洒脱、随意和上口。
《莫问乡关》收录的文章，以其极具诵读性和音乐感的话语，
记载了居延安这位默默学人对生命原始节律搏动的理解和演绎。

——上海戏剧学院主持艺术系主任、教授 宋怀强

復旦大學出版社



莫问乡关

居延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问乡关 / 居延安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7- 309- 07405- 5

I. 莫… II. 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291 号

莫问乡关

居延安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18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309- 07405- 5/I • 557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潇潇雨落写散文 (代序)

居延安

清晨醒来，雨声不断，淅淅沥沥，滴滴答答。匆匆起身，向外望去，晨色苍茫，宛如暮影，似真似梦。恍惚之间，来了宋代词人柳永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的佳句，借“潇潇暮雨”来欣赏晨雨飘洒之淅沥、落地之滴答，莫非晨梦未醒之故？转而柳永又送来“相思成病，那更潇潇雨落”的缠绵句式。“潇潇雨落”，这正是我在寻找的四字，没有什么词语搭配比这四字更贴切更美丽的了！我顿然悟觉，散文之美全在“潇潇雨落”四字。

忽而又想，潇字单用，即谓江之深、水之清，湘江支流潇水之谓潇水，大约就是这个意思。“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但长江，黄河，中华九江，都是向东流的，人问为何唯独潇水的母亲湘江偏偏要向北流呢？这是不是她的不顺东流的个性？难道写散文，还要讲文清笔傲、个性之不顺东流？应该是的。进而再想，潇水的母亲湘江，最终还是涌入洞庭湖归顺长江的。是不是散文再有个性、再具傲骨、再怎么散法，总要讲究归顺、顺应天意的？

屋外，晨雨潇潇，滴滴答答、淅淅沥沥地落着。这雨落得多从容多随意，多像生命原始脉动的节律。潇潇雨落，难道果真隐藏着写散文的大法？写散文难道果真要一如潇潇雨落，写出自然，写出生命的脉动来？

再想开去，过日子不也是这样，怎能太过强求呢？寄居海外二十年，慢慢地也学会了消解乡愁的好办法。每当下雨时，总要听那滴答声、那潇潇声，听着听着，那雨就像落在了我心里，一点一滴地渗入，把

我乡愁的焦躁稍稍地抚平了些。这真是：莫问乡关何处是，听任潇潇雨落声。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莫问乡关



话语，生命原始节律的搏动

宋怀强

早在二〇〇七年夏季，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庭院的椅子上与居延安教授探讨“跨语沟通”话题时，曾约定我来诵读他的长篇小说《白兰地》。没想到《白兰地》还没开读，他就给我传来了《莫问乡关》散文集的书稿。开卷是他的一篇解题序文，题为“潇潇雨落写散文”。我当即诵读起来，读到最后一句“莫问乡关何处是，听任潇潇雨落声”，我不禁泪流满面。

是他话语推助的生命原始节律的搏动让我感动了！我再读，眼前展现了唐代诗人崔颢与宋朝词人柳永的无声对歌。作为唐诗七绝之首的崔颢的《黄鹤楼》有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落魄词人柳永三百年后写了一曲《凤凰阁》，吟出“相思成病，那更潇潇雨落”的哀怨。居延安合着唐宋两大家，唱出“莫问乡关何处是，听任潇潇雨落声”绝句，一字一声，字字钻心，声声镇魂，唱出了生命的原始节律。

我忍不住又读了他的“苍茫大地”一文，边读边感应着他在天上飞、飞向黄土地的潇潇声，听着他一次又一次的“俄狄浦斯恋地情结”的无奈诉吐。一时间，我分不清究竟是他在吟唱，还是我在诵读，辨不出到底是他在寻觅灵魂的牵引轨迹，还是我在搜索生命原始搏动的节律。我不知道，话语的魔力为何如此神奇，可以这般跨越时空、穿透心界、引起共鸣？

产生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记载历史的散文，但我们的祖先，早就开始用口语来讲述远古的故事了，早就用口语来传授生命的原始体验了。人类的文明

史,先有口语,后有文字;口语走一步,文字跟一步;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用声音和图画编织着人类生命的美妙节律。

甲骨文记史散文之后的古代散文有经、传、史,包括了先秦、两汉、唐宋、明清各代散文,题材无所不包。它们尽管区别于韵文、骈文、诗词,不重押韵,不重排偶,但都是可以诵读的,都是朗朗上口的,其美也恰恰在它们的诵读性、音乐感,它们的美学价值从来不亚于唐诗宋词的。

现代散文,泛指不注重韵律的所有散体文章,与戏剧、小说、诗歌一样,是一种包括随笔、杂文、日记以至当今博客在内的“散而不乱”的文学体裁。令人欣喜的是,散文家们依然注重话语的音乐感和诵读性。

古往今来,散文之美,不仅在其立意,而且在其话语的洒脱、随意和上口。好散文,大凡都是诵读上品。居延安的《莫问乡关》正是这种诵读上品之中的上品,集子中收录的长短不一的文章,以其极具诵读性和音乐感的话语,记载了一个默默学人对生命原始节律搏动的理解和演绎。

我捧着朋友的《莫问乡关》,诵读着“莫问乡关何处是,听任潇潇雨落声”绝句,与一个海外游子同唱一首远在天边、近在耳旁的生命之歌!

莫问乡关





目录

潇潇雨落写散文... 1
话语,生命原始节律的搏动... 1

一、苍茫大地

苍茫大地... 2
山西行小记... 5
新英格兰的雪... 9
新英格兰的红叶... 16
一种多余的天文安排... 23

二、悲喜人生

悲喜人生... 26
悲欣交集送别歌... 31
送母亲... 33
莫回人世... 35
悲悼恩师朱谦... 37
从未晤面的伊丽莎白... 39
哭徐震... 41
诺里斯之死... 43
生命即水... 46
安东尼这小子... 48

三、孤寂异乡

孤寂异乡... 52
我梦故我在... 58
但愿人长久,城海共婵娟... 61
开学三事... 63
才女泰勒... 67
希拉里的错误... 71
克林顿仍然风度翩翩... 73

临近回美... 75
 新年纪事·梦... 77
 宗教:理解美国的入门... 79
 世纪对话“九·一一”... 88

四、文艺闲话

文艺闲话... 98
 音乐剧《弘一》幕后二三事... 101
 邂逅豪泽尔... 109
 与豪泽尔的无声对话... 115
 闲谈文墨之事... 130
 小说《白兰地》书信摘录... 136
 闲聊小说创作... 146
 美国人跳的民族舞蹈... 152
 西名研究... 154
 神话被打破才是神话... 158

五、学理殿堂

学理殿堂... 162
 无学之学,可为大学... 166
 谁知文章事,字字皆辛苦... 180
 从四大名著到亚氏的《修辞学》... 195
 库什曼与《人际沟通论》... 197
 跨语沟通... 201
 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208
 霍尔《超越文化》中译序... 219
 读《范曾画传》记一、二... 222
 《权术游戏四十八法》的读法... 225
 读经典,自导自读自译... 233
 好书是读出来的... 235
 关系的历史长河... 245



—
苍茫大地

國大陸播放的一年。由
土地並非因河溝鼓
的聲響或是出了國門之
淡到河渠。它的解說詞
真心开始飄飄是因乃
有過幾十年的飄飄的
我的所有感。飄飄然都
上天空之時。又必須是在

苍茫大地

我真正开始魂飘“海洋文明”的那年，正是曾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国大陆播放的一年。离开黄土地并非受到《河殇》鼓舞后的举动——我是出了国门之后才读到《河殇》一片的解说词的。说真正开始魂飘，是因为之前已有过多次“近乎魂飘”的体验。

我的所有“魂飘”体验都是飞上天空之时，又必须是远离黄土地的。生命第一次魂飘体验，是从上海虹桥飞往非洲，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记得那天夜里，飞机从跑道上腾空的那一刹那，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切感觉。向上看天，星辰点点、混混沌沌；向下看地，孤灯闪烁、故土远去。飞飞停停，停停飞飞，向西飞了五天五夜，越飞越远，终于飞到了大西洋的西海岸。当飞机贴着海面降落于那个陌生的国度的时候，在我的脚跟还未踩在人家的国土上，一种近乎魂飘的感觉油然从心中升起。我竟然开始回头望了，盼着早日回到地球的东头，回到那贫穷的黄土地。

近乎魂飘的第二次体验是飞向太平洋的一次跨国旅行，第三次又飞大西洋，然后是南太平洋。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从亚洲到非洲，到欧洲，到北美，到澳洲，再回亚洲，我多少次从天上向下看，总看到地球上的土地与大海是连在一起的，大地尽处总是海，海洋穷时总有地，大地与海洋永远是拥抱一起的。中国与亚细亚的“土地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尽管隔着千山万水，但从来就是连着的。不仅在地理上相互连接，而且文明形成的过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



夹杂着掠夺和杀戮的。谁人不知“文明”——海洋文明也好，土地文明也好，既是对“野蛮”的反动，又是对“野蛮”的升级？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飞，来回地飞翔于“海洋文明”与“土地文明”之间，越飞越觉得魂飘天地之间，越飞越觉得神难守心难安。

多少次从北美东海岸腾空，朝着西北方向飞，边飞边在心里唱：“我在天上飞，飞向黄土地！”

快要临近北极时，我会不时地从机窗向下望，看那覆盖着北国大地的冰川，看寒光闪闪、寂寞空旷的地貌，总猜想着生命的原始密码是否就隐藏在苍茫的太虚之中。

在天上飞翔，会给人一种离神近了些的感觉。上帝不就在天上吗？不然为何要说“天堂”呢？不然为何要说“地狱”呢？活着的人都没见过上帝的模样——除了虚幻以外，也没有体验过天堂的美好日子——除了想象以外。但是人，大多知道“地狱”是什么，包括那些只在地狱门口徘徊过的男男女女。

坐在温暖舒适的机舱座位上，我常想此生此时，若逼我作出“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选上天呢还是入地？我想我都不要。若二者必取其一，那么还是让我下地（狱）吧。我不是不要信上帝，更不是不要信天堂——尽管它们太高太远太虚。我选下地，是因为我原本是从地上来的。人，都是只知地而不知天的。要知天为何物，只有到了死后。

说到死，人在天上飞翔，还真会想象长卧北极冰川的死亡感觉——这种死法也比“死了上天”来得实在。“人生自古谁无死？”死这个话题，五岁小孩就开始想了，会一直想到百年之日。死亡话题若在北极上空思考，是最能达到浪漫境界的。但浪漫常常是暂时的，一旦飞机受气流影响颠簸起来，我与所有乘客一样，会立即从梦幻中惊醒，在意志层面上清醒地对自己说，这飞机是不可掉到北极的冰床上去的，那里太冷、太寂寞了，哪比去黄泉来得温暖、来得热闹！

此时我心里又会唱起那“我在天上飞，飞向黄土地”的自编歌词，整个身心再次荡漾在“俄狄浦斯恋地情结”的温馨之中。我会自得起

来：关于死亡的浪漫遐想，怎能与“俄狄浦斯恋地情结”的美丽相比呢？

我总挂念着两个故事里的人。一个故事是山西作家郑义讲的，说八十年代时候，黄河边上有个村子，村子的农民是靠着黄河水维持生计的。因为航运衰败，又没有耕地，国家把他们迁移到了别的地方，给他们分了地，盖了房。但过了几年后，这些人又一个一个地回到了黄河边上，住进了过去的窑洞里。郑义说，他开始时怎么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思索后，体会到这是“人与土地的一种永远说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联系，血肉般的联系”。郑义是对的，这就是我生造借用的那个心理学名词：“俄狄浦斯恋地情结”。

另一个故事是山东作家张炜讲的，说有两个老头，十几岁时闯东北，七八十岁时，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一个离黄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庄。再回东北的时候，他们是每人从地里包了一包土走的。走的前一天晚上，两个老人搂抱着，在炕上滚动着，整整哭了一夜。张炜说，他“一直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包泥土里边有什么东西？”作家是谦虚了，他一定知道，这泥土里包的是两位老人的母亲黄河的骨血。

我仍在天上飞，从北极向南飞。一旦飞机过了冰川带，太阳就把飞翔的影子照在了苍苍茫茫的黄土地上。我心里仍在唱：“我在天上飞，飞向黄土地！”我已经看到了家，看到了家门口坐着晒太阳等着儿子归来的老母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读小学就念了，传说大禹治水，娶妻涂山女四天后就离开了家，一走就是十三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我以为这是一种最了不得的品格、最了不得的毅力。我二十年飞了地球五十圈，为的就是回一次家看老母一面，再闻闻家乡泥土的清香气。为的只是见一面，为的只是闻一闻。想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所展现的品格和毅力，再想到毛泽东写的那首将留香千古的《沁园春·长沙》，词中呼出的“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绝唱，我的“魂飘”，我的“俄狄浦斯恋地情结”，就很有点无病呻吟了。

无病呻吟也罢，我心里继续唱着：“我在天上飞，飞向黄土地！”心里的歌总夹杂着魂飘天地之间的迷茫，伴着“俄狄浦斯恋地情结”的背景低吟。

山西行小记

从我踏上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山西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牛一羊,都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曾与山西朋友约定,回去后一定写一篇“山西行小记”,把我那沉甸甸的感觉记录下来。回美国后,曾几次提笔,但都未能写下一字半句。心里着急,想现在不写,以后更难写了,但越急笔越重。我想大概是山西厚重的历史和文化把我压住了,让我的直观经验难以用话语表述出来。

我知道,假如不把压着我的那无形的经验重物推开,我就无法写出我经历的那种沉甸甸的感觉。我决心暂时忘却山西和她的五千年,暂时忘却我在千年古道上掠过的阵阵心颤。我让自己走向与山西根本无关的一个地方和一个人物,那就是维也纳和十九世纪作曲家贝多芬。紧接着我又横跨大西洋快步走向与三晋也毫不相干的美国新英格兰,走向近代哲人爱默生。我料定,贝多芬和爱默生握着开解我沉重心结的钥匙。

现在是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康涅狄格州已届初秋,屋外雨声滴答,屋内灯光昏暗。我伏在西哈特福德家里的书桌上,专心地听着贝多芬的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像早年欧洲那些音乐评论家们一样,猜想着这位传奇作曲家心里唱出的旋律:初听真像瑞士琉森湖上月光随波而动的美丽夜色,再听又像已失聪但仍在热恋中的贝多芬正为失去黛莉冉而“忧郁、哀诉和痛哭不止”,再细听又像“从望不见的灵

魂深处,忽然升起的静穆的声音。有一些声音是忧郁的,充满了无限的愁思,另一些是沉思的,纷至沓来的回忆和阴暗的预兆”。

在贝多芬送来的《月光》照耀下,我带回美国的常家庄园和晋祠,五台山扛了几百年的菩萨顶、南山寺和老爷庙,五台山至大同的公路两旁的群山峻岭、牛马猪羊和让我目瞪口呆的悬空寺,傲视塞外达千年之久的应县木塔,还有那看不完的云冈石窟中的佛像菩萨们,从我心底慢慢地浮起。恍惚之间,《月光》中的琉森湖,在我眼前突然地变成了穿越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浪漫而飘忽的瑞士琉森湖上的悲凉月光,瞬间在我眼前变成了呼啸而过、吼声大作的壶口瀑布的豪迈奇观。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之西和山西省吉县之东,其奇妙就在于跨在了中国两个文化大省之间。人说,中华文化地下五千年在陕西,地上五千年在山西。当全世界异口同声地赞美华夏文化五千年的时候,当所有中国人津津乐道于地下、地上五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的时候,没有人会提到目击了人间沧桑五千年的壶口瀑布的撕裂心肺的吼叫。壶口瀑布上空两侧,是否从未荡漾过飘忽于瑞士琉森湖上月光的浪漫和闲情逸致?是不是因为她目睹了太多的兵荒马乱和朝代更替、太多的家破人亡和民不聊生?

我从未去过壶口瀑布,但她在我心中超验地升起了,《月光》曲让我超验地听到了她的呐喊和痛苦挣扎。我在《月光》的引照下,在屋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重新翻开了历史案卷,一条既模糊又清晰的远古文明轨迹呈现在我的眼前。山西北有长城一线阻挡,东有太行横卧雄踞,西和南有黄河汹涌护托,再借来五台、恒山、太岳、中条、吕梁众山,纵横于地,进能攻,退能守,引敌入瓮能全歼于三晋之地。仗着这样的地势,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五千年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在山西爆发的,黄帝族是在灭杀了别族之后,才创造了既灿烂又带着血腥味的华夏文化的。山西古代的名将故事,如战国时期的廉颇和李牧,汉代的卫青、李广和霍去病,三国的关羽和张辽,唐代的尉迟恭和薛仁贵,宋代的威震四海的杨家将,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他们的传奇色彩,而很少去想这些故事背后的尸横遍野的血

泪代价。我问自己：一个精彩的文明故事，由一万颗人头来换，值得吗？我不禁毛骨悚然，觉得心里有话要说，要对承载了华夏文化重中之重的山西大地说，要对那些为创造精彩文明故事而奉献了血和生命的历代山西先辈说。

贝多芬的《月光》能给我些许心灵上的启迪，但我渴望超验、渴望跨越理性、渴望与神直接交流。我知道我必须从爱默生那里获得帮助。爱默生这位领导过美国超验主义思想运动的哲人，在西方出现第一部《道德经》译本之前九年就逝世了，但他的思想、话语风格以至神秘主义的内核，与老子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新英格兰是爱默生的故乡，我的居住地，离这位“美国老子”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从五台山、悬空寺、应县木塔和云冈石窟回来之后，我被山西佛教文物的厚重压着喘不过气来，佛教香火仪式的炙热进一步把我推向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

去云冈石窟是离开山西的那天，天高云淡，烈日炎炎。看石窟洞里一动不动地端坐了六百年的菩萨们，他（她）们的身子都是那么高大和挺拔，他（她）们的面庞都是那么清丽和慈祥，都在静静地保佑着芸芸众生的福祉。我一边默默地走、虔诚地看，一边听朋友介绍石窟佛像的历史。回到美国后，我总忘不了从北魏开始就在云冈石窟里坐着的、坐了六百年的菩萨们，一直感悟着他们的象征意义和神力。我越想越感到，石窟里一直弥漫着的并不是菩萨的神力，而是宗教组织和仪式化的宗教信仰的经验和理性。山西各地寺庙里的千百尊佛像，其神态之逼真、色彩之鲜丽、制作工艺之精到，还让我感触到宗教组织和组织化的宗教仪式背后的历代政治之手。

爱默生领导的超验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提出超越经验和理性的可能性，与神进行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记得我们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到达五台山的，在旅店稍作安顿后，就直奔大名鼎鼎的南山寺。不巧一位前副总理在山上，山下的警察要我们稍等勿躁。我们赶紧掉头，去了菩萨顶，在气喘吁吁中拜了诸菩萨。折回南山寺时，已是夕阳西下。在暮色苍茫中，读慈禧书赐南山寺普济和尚

御匾上“真如自在”四字，懵懵然倒真有“真如自在”之感。回到美国之后，我总忘不了南山寺沉落在暮色中的端庄和美丽，我在想，这种端庄和美丽，是神授的还是自然的？如果是神授的，那么一定是自然的，而自然描绘的图画必定又是神笔所为。但这神，不一定是佛教的菩萨，也不一定是基督教、天主教中的上帝。这神，我以为就在人自己的身上，在人自己的眼中、自己的心里。我开始劝导自己，要信佛，但不必去五台山，不必削发为僧，不必进庙念经，不必磕头拜佛。信佛，就信在心里，信在善心的日常修炼上。我突然悟觉，步入云冈石窟，亲登五台山，去了那些庄严肃穆的寺庙，第一次让我超越直接经验，第一次让我抵抗顺应了千百年的理性，让我大不恭地用自己的步伐，捧着自己心中的虔诚，走向自己的慈祥、博爱、美丽的佛。

我踩着贝多芬的《月光》，搭着爱默生的肩，温习着山西行逗留的每一站、走过的每一步，在屋外催眠般的滴答雨声中，半梦半醒之间，又回到了那天，看到那位穿着打了褶的西装、戴着褪了色的鸭舌帽、挥着歪歪长鞭的牧羊人，赶着一群温顺的羊，在公路正中慢步向我们走来。那是此次山西行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场景。我一直惦记着山西的那群羊和他们的主人，后悔未能向那山西牧羊人敬根烟、送去一个问候，因为我知道，下次再去山西，那群美丽善良的羊或许早已成了餐桌上的佳肴，那位举着羊鞭但从未舍得甩一下的牧羊人或许仍在怀念着他的羊群们。

山西文化的厚重和这种厚重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想到那群善良可爱的羊，也顿时释然了。